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9189
冊數	8(5)
函號	273 28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官板

詩集傳通釋

卷十一之十三 小雅

第五册

内閣文庫

詩卷第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此作祈書作圻○蔡九峰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奔之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

所止居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鉏里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愚按〕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

〔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

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

東萊呂氏曰大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

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呂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序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曰苗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縶絆其足維繫其靮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呂與叔曰徘徊少留之貌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劉瑾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叶云俱反思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

豫無期愼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齋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謝疊山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遇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戸蓽門皆有輝華也或以爲來之疾也【王氏】讀爲奔字言其來之速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愼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愚按】漢高帝遣使召田横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横使來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愚按】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畱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畱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猶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大夫刺宣王也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晩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

人乗閒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畱賢者而不肯畱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愚按此三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比也呂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

比也王晦叔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興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序〕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敕雩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李迂仲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敕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蓫牛蘈（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逸織反）

賦也葍蔓（浮去聲）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爲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

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熊剛大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周於隣里鄉黨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悌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悌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序】刺宣王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劉執中曰】南山在鎬京之陽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

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歐陽子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云云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輔氏曰大凡人之爲居室未有不欲爲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陟角反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嚴氏曰即所謂東板以載也椓築也

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内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愚按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爲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爲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立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與叔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李寶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庭三堂之深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奥窔（要）之間也王介甫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李寶之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邢昺云室戸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窔亦隱闇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土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兩種席也濮氏曰莞又云灯心草生池澤中卽苻蘺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覆席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呼談切憾平聲多力能拔樹孔氏曰羆黃白文黃白色○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徤好攀緣上高木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嚴氏曰設爲之詞非實有是夢也歐陽子曰下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皆禱頌之詞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愚按熊蛇字叶韻上同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愚按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簭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華音水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厭音琰王音旺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占夢曰一日正夢二日噩夢三日思夢四日寤夢五日喜夢六日懼夢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

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獻吉夢贈惡夢占夢曰季冬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云獻群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之所爲猶且昏惑瞀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眞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土中心他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於既反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呂東萊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麗

賦也裼褓也孔氏曰裼縛兒被也瓦紡塼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

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塼也然未可必儀善懽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卽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愚按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爲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爲得正而吉無攸遂卽無非無儀也在中饋卽唯酒食是議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客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曰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呂與叔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於斯六章七章八章九章願其傳子孫於斯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面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寛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兆於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須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於此者矣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愚按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卽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管新宮三終李寳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序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賦也黄牛黒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黒脣爲犉則黒背爲牰黒耳爲犚亦各以其數也背音砌牰音袖犚音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癡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陸農師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擔也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

美其無所驚畏也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䴡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王介甫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要術曰羊有疾輙相汙徐鉉曰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爲是故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旐司常曰州里建旟蓋人不知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李迂仲曰此章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呂東萊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

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實夫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序宣王考牧也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古銜反)

○興也節高峻貌(巀然大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泰)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李迂仲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祖殿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與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
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
不甚通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大鑒而或者
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
平之意相近矣愚按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爲集傳第三說之証薦荐遍重
直用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
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
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
之以喪去聲亂人怨而謗讟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
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
夷反
賦也氐本均平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
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維持毗
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王介甫曰京室以大
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而秉國之均則是
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
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
天降禍亂而我衆幷及空窮也呂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

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徂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奬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王介甫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到那瑣瑣姻亞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届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嚴氏曰】罹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

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輔氏曰鞠凶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愚按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正月言天之抗我天天是椓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雨無正言降喪饑饉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板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懠蕩言疾威上帝天降滔德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有同然者歟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嚴氏曰憂心如酲猶黍離言中心如醉胡庭芳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爲去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跼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如唐人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彼特爲一身言之此則爲天下國家而言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反)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說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鬭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鬭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呂東萊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己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

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巳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彈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當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巳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愚按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序〕家父刺宣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呂東萊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下同)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王介甫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　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爲是而已以爲非彼以爲樂而已以爲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必政反)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悍悍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臣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愚按〕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値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歐陽子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而但皆自以爲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并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可鬼反）蜴（星歷反）

賦也局曲也（孔氏曰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少步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螈也虺蜴皆毒螫（釋）之蟲也（孔氏曰釋魚云蠑螈蜥蜴也蠑音榮蜥音昔蜴音亦）○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王介甫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有脊理謝疊山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爲蜴世道亦可哀矣輔氏曰所謂此者卽上所言跼蹐而不敢自安者也）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墝敲埆學又音確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

苗也扤動也胡庭芳曰扤有齟齬頓挫之意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

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

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

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

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

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桀反矣燎力詔

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

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爲廢申后

及太子而立以爲后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

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

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

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歐陽子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

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或曰此東遷

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

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

能必其然否也愚按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嘆傷宗周之易威眞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爲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處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姒嬖盛之時固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叶扶雨反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聲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輸墮隳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爲喻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胡庭芳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

○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音灼

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懆七各反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罔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無韻未詳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李迂仲曰〕與其親戚周旋也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疢痛也〔王介甫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也〔歐陽子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李迂仲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遥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李迂仲曰〕褒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胡庭芳

〔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呂東萊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閒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問周天之度是自然是強分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董鼎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得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爲數〔愚按〕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爲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大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董鼎曰〕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

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歩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暦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愚按〕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毎分四十九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爲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毎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虚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盧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爲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虚其爲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〻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

故日一歳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歳凡十二會〔蔡九峯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歳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愚按〕一歳者以氣周言之日行自子年立春至丑年立春必歴過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復得子年立春節所躔之天度爲一周天也月行至二十八日間歴過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初一日某時合朔所躔之天度交會爲一周天之數既周天之後又行越二日二時歴二十九度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董鼎曰〕陳尚德云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以爲二十九日有奇周天而與日會蓋未詳也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後漢律歴志〕日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愚按〕朔之爲言蘇也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愚按〕彭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

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愚按］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䟽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然

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謝疊山曰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愚按］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

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謝疊山曰】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之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矣【李迂仲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戸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王介甫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李迂仲曰】春秋月食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

○爗爗（丁輒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尋傳注曰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

雷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爲莫懲創也〔謝疊山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内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　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　公羊所謂宰士〔愚按〕見公羊傳隱元年　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蔡九峯曰〕周公爲冢宰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　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愚按〕以宰屬而摠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爲都官以摠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焉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飼　膳羞者也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　内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

生予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孔氏曰夏官趣馬下士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美色曰豔豔妻卽褒姒也煽熾也〔王介甫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内以爲之主故也〔李迂仲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内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卽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汙者記曰汙其官而豬焉是也萊者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巳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都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内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　謝疊山曰皇父使民無以爲生矣乃曰予不戕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　王介甫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

向

賦也孔甚聖通明也王介甫曰皇父自謂甚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内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内今孟州河陽縣是也愚按孟州河陽縣今屬河東山西道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内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冨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冨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謝疊山曰皇父棄舊臣耆德而不用不能強勉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辠莫大於此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陳少南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謝疊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詞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愚按】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逸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胡庭芳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巳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序】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靳反斬伐四國叶于逼反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普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也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

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愚按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〇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董鼎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爲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

〇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愚按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李迂仲曰時王上爲天所怒下爲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携貳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陳器之曰亦字乃因前正月篇而言耳愚按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〇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特操者見王所爲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爲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爲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王介甫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按］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于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愚按］楚語暬作褻注云近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

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劉晨翁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輔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唯知有已皆不能敬也暬有習之意自謙之辭也愚按四章言王爲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詩人所以深歎之也胡庭芳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愚按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鉏里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獎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

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爲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叶虛屈反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呂與叔曰〕癙憂幽憂也與鼠思義同○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愚按〕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爲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

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愚按〕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爲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一

詩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愚按此章稱天之意猶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輔氏曰昏亂之世君臣上下謀猶邪辟無有沮止之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爲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

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輔氏曰洪範曰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謂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爲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孔氏曰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程法猶道(愚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徽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 民雖靡膴火吳反 或哲或謀叶莫徒反 或肅或艾音乂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輔氏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愚按〕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爲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敘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爲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 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渉曰馮如馮凡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氷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璣曰似鶉鳩項有綉文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乃反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
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彼昏然
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
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
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爲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王介甫曰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弁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爲其子（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摙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摙音輦祝音呪）式用穀善
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
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
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秉彝故也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
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
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
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輔氏曰】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興兄弟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
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予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
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
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
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音戸)率場啄粟哀我塡(都田反)寡宜岸宜獄握
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
【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爾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
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呂東萊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塡與瘨同病也
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愚按】字書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野犬所
以守故謂獄爲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
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
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
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輔氏曰】貧窶如是而

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爲君子也

〇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水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悲愴 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鰥寡如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況我則又當如何哉

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耳

〇弁薄干反彼鸒音豫斯叶先齎反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匹又鵯音卑烏斯語詞也【孔氏曰】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輔氏曰】怨者怨咎己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

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苟反鞫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丑覲反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謝疊山曰】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疢首頭痛也【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巨忍疢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維桑與梓叶奬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愚按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謝疊山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太子爲父所放爾弁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謝疊山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之於天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韓文公詩寻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即生辰所在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王介甫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配)匹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已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蘊)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杝(敕氏反叶湯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賦而與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孔氏曰醻酬古字通用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如旅酬也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

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陳少南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此詞也王介甫曰毋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

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爲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張南軒曰小弁怨慕乃所以爲親親故引關弓之疏戚爲喻以見其爲親親者焉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爲使母之不安則已之故辭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是漠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遽形於怨則是激於情而莫遏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是舉舜之孝以爲法焉高子徒見小弁

之怨遂以爲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固矣

【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不信也僭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

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日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朔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霎血告神以相要腰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李迂仲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眞氏曰讒人乘

而求免之詞也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祉音耻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

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
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
成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
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讙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
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
反
賦也屢數朔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霎血告神以相要
腰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恊也李迂仲曰考之
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眞氏曰讒人乘

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
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即韻註曰疾也讒而信盜
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
不厭則亂是用進矣李迂仲曰鼷鼠俗謂甘口鼠魯國之牛鼠食其角而不知以其口甘朝廷
之冦亦鼷鼠乎觀此則孔甘之言豈不爲亂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
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愚按此
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七損反度音鐸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也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僞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兔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嚴氏曰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眞氏曰憸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爲矣愚按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溪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居希反

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李迂仲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拳力階梯也骭限瘍羊爲微腫足爲尰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鬬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輔氏曰東萊以爲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歐陽子曰魚梁者古人營生之具詩屢言之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

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爲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李寶之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霤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迹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柰何其譖我也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祕是以人爲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

○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値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擾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愚按左太冲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曰云云注謂盱張目大視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

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李迂仲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齋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去聲)錘六孔〔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燒土爲之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燭)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王介甫曰〕三物如鄭莊公令出犬雞猳以詛射潁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孔氏曰〕詛小於盟左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相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鱉三足陸璣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王介甫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旣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者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傅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李迂仲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食荏反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爾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宮者割其勢若今宦者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譖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愚按即箕星也以其

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烏之飛相與經營謀爲讒譖而已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叶芬邅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音汝遷

賦也捷捷儇（血平）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嚴氏曰〕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輔氏曰〕愼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爲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胡庭芳曰〕王氏云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於天也〔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去聲）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愚按〕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於彼使凍餓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埤雅曰〕豺虎以殺爲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爲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曰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呂東萊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眞氏曰〕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

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袪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愚按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輔氏曰譖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太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堲讒於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愚按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爲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爲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陳壽翁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愚按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廷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卽寺人也故以名篇曹氏曰巷者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爲寺人而職掌永巷故稱巷伯焉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

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柰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迴風從上下曰頽）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謝疊山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懟語忿色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爲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爲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爲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呂與叔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上聲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秀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比也蔚牡菣僅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鋭而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瘁病也蒿之尤麤大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愚按以缾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喩周以罍喩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輔氏曰〕玩此四句眞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劉執中曰〕防其驚也則拊之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謝疊山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奥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敎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歎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爲報之意故嘗爲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嚴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輔氏】曰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爲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愚按】司馬昭爲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王裒父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爲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陳少南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李迂仲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孔氏曰】禮簋盛黍稷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注曰匕用棘心【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

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爲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柰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

勞則庶其息而安之輔氏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李迂仲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漢天河也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閒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愚按日月五星爲緯其餘皆爲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爲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閒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我歐陽子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爲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厎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爲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於天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譲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叶戶郎反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牽牛何胡可反服駕也箱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劉執中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詩攷曰韓詩云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毛氏曰庚續也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愚按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鄭氏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牽牛不可用於服箱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歐陽子曰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訐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愚按】六七月閒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爲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愚按】此謂南斗即上文夏秋之閒見南方者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七四星爲斗三星爲柄○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李迂仲曰】古人多以箕斗爲虛名蓋此數星皆人閒器用之物有名而無實故以爲喻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歐陽子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貲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辭雖若闊踈而意脈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呂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李迂仲曰]感興言下民困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李迂仲曰]天下莫不被禍乃云民莫不善者此攄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爲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爲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爲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爲惡況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彫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詠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

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㊅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陳少南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苟）檵（計）也【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桋赤棟（色）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

○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蒲彼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鄭氏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愚按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濵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爲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爲賢而勞之乎謝疊山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顧逸樂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巳忠厚之至也愚按此章言所以從事獨賢之意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叶戸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巳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愚按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巳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戸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輔氏曰】燕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爲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爲而疏遠勞勩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爲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胡庭芳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劉氏曰當作疷疷與痻同眉貧反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唯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於容二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直龍二反）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章並同）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謝疊山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寮友也寮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讒怒慼急反覆觀之則寮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

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罔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寮友者善爲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輔氏曰睠睠懷顧言已之於寮友勤厚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賦也奥暖（孔氏曰卽春溫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謝疊山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疊山曰卽所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與靜同

[謝疊山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温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呂東萊曰]前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然而知其不可歸矣故四章遠戒其同列卒章則又申言之[胡庭芳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歐陽子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陳壽翁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感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爲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栢山至楚州漣水軍入

海〔愚按〕信陽軍即今汴梁路信陽州漣水軍即今淮西道安東州漣水縣並隸河南省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李迂仲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戶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爲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輔氏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言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四尺〔愚按〕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三洲淮上地〔呂東萊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輔氏曰〕伐鼛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

以灼反
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祗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説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胡庭芳曰歐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序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楚者茨言抽敇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如字又音漬曰庾孔氏

曰甫田言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衆也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李寶之曰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爲之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李寶之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少牢曰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吳伯豐問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先生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輔氏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爲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爲庾其數至億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有餘之意耳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扶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

皆有客儀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蘇氏曰］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捧持而進之也［輔氏曰］剝亨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蹌蹌一句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記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云索求神也［愚按］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墻之外人君生時所宁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故使祝祭于其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輔氏曰］王氏云凡祀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祀事所以孔明也者是矣集傳又以爲明字兼備著兩義者尤善皇大也君也［輔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愚按］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亦反叶七畧反爲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叶陟畧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爲豆孔庶叶陟畧反爲賓爲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毛氏曰］饔爨廩爨也［孔氏曰］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儀禮］特牲饋食曰主人洗角酌酳尸賓長以肝從主婦洗爵酌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李寶之曰］羞肝亦

俎以君婦主婦也莫莫淸静而敬至也【王介甫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輔氏曰】莫莫有冲漠之意唯淸静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卽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内羞庶羞主婦薦之也【鄭氏曰】二羞所以盡歡心内羞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酏音移臐音熏膮音梟胾音志【李寶之曰】内羞穀物庶羞牲物庶多也賓客筵而戒之使助祭者【輔氏曰】爲俎爲豆爲賓爲客四爲字並意皆有爲之之意故先生解爲賓爲客云筵而戒之使與祭者是也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愚按】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薦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

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卒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東西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李寶之曰】笑語得宜者古者於旅也語格來酢報也【輔氏曰】禮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之所以來酢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蒲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予與同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

致神意以嘏 假 主人 輔氏曰徂賚孝孫鄭氏以爲徂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 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 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 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李寶之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 少牢嘏詞 少牢曰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曰云云 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音汝 孝孫 注曰承猶傳也 來 注曰讀曰釐賜也 李寶之曰亦若賚 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注曰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 此大夫之禮也 愚按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爲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爾牛羊之文也

○禮儀既備 叶蒲北反 鐘鼓既戒 叶訖力反 孝孫徂位 叶力入反 工祝致告 叶古得反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 直列反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 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擧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 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上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 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 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 孔氏曰尸與神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少牢曰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 李寶之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爲斷 曰皇尸者尊稱之也

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也遹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鄭氏曰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劉執中曰不敢怠緩如神猶在也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愚按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阼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袪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愚按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爲房西爲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爲奥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箱爾雅所謂室有東西箱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爲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箱爾雅所謂室無東西箱曰寢者是也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懽慶醉飽稽首董氏曰稽首頭拜至地也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

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内盡禮外盡物 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吕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輔氏曰〕一章言黍稷既成爲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爲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實主婦有静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嘏予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舉祭事既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弁載燕者之慶辭也〔愚按〕詩中言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勑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絜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内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爲妥侑爲烝嘗以之逮羣下則爲獻酬爲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禄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

有錯脱在此者耳序皆失之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輔氏曰精深宏博四字説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敕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徧施被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讀者更熟玩而深索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鄰反之畇畇音旬原隰曾孫田叶地因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蒲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音闢貌孔氏曰墾耕其地闢除草萊以成柔田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劉執中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愚按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太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纘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功之在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愚按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爲遂以橫爲溝而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霡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霢霂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彭氏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賦也埸畔也前漢書注曰至此易主故曰易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愚按〕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墾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丘氏曰〕與尸謂獻孰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愚按〕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輔氏曰〕首章言我之得以墾辟夫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穡鄭氏謂斂穫曰穡是也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爲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於遠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賜與夫孝奉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愚按〕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候古反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音醋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董氏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曰井田法人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王介甫曰地無遺利也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嚴氏曰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也○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孔氏曰三代各用其所尚之毛色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董鼎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孔氏曰刀環有鈴其聲中節膋者腸間脂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曰楚語云毛以示物物色也是毛以告純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謝疊山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膋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絕句一以鬯字絕句鬱合如字一音閤鬯絕句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氏曰灌以圭瓚酌鬯始降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音爇

蕭合羶馨同薌香同【鄭氏曰】奠謂薦孰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也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又曰如言殂落殂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是烝是享叶虚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嚴氏曰】烝畀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輔氏曰】若以爲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董氏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爲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愚按】李實之曰大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故名其禮曰饋食天子諸侯則薦熟以前有祼鬯薦血腥之禮今考此詩與楚茨雖大指畧同而楚茨獨言薦熟此詩則言清酒血膋意楚茨爲天子大夫之祭禮此詩或諸侯爲王朝公卿者之禮歟

【序】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蒲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叶鉏里反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曰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去聲尺深去聲尺而播種上聲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墤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音耐風與旱也薿茂盛貌陳器之曰按西漢志葉上有生字墤作隤漢書曰趙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國語管仲曰農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云云注曰暱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輔氏曰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辟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於神不可不報之意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

紅腐不可食之患也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歛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歛散得其道也愚按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　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音勾龍氏配孔氏曰后上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社而祭之神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方是也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羅弊罔止也秋田用罔皆殺而罔止衆皆獻其所獲禽焉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孔氏曰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王介甫曰生爲田畯死爲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爲樂祖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音咨

盛(音成)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胡庭芳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彭氏曰齊明犧手此祀社方之禮也鼓鍾琴瑟此祀田祖之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於社方者然也以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此祈於田祖者然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饁(于輒反)彼南畝(叶蒲彼反)田畯(音俊)至喜饟(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同上)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饟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輔氏曰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慘然爲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呂東萊曰此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呂東萊曰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彭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粱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孔氏曰謂以茅覆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梁車梁言其穹隆也愚按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邱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輔氏曰夫以時歛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耘沾體塗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美于彼而欲報之厚宜矣若夫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薄俗之所爲古無是事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蒲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

南畝王介甫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日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輔氏曰農夫以百穀庭碩爲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孚于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呂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至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愚按此章言田事脩飭而苗生盛美也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呂反其螟莫廷反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實未堅者曰皁劉執中曰穀粒之生而未充滿曰皁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似粟董氏曰莠秕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孔氏曰此四種蟲皆蝗也穉幼禾也孔氏曰蟲災禾穉者偏甚○言其苗既盛矣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輔氏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於成實也其察之審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穉禾穉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愚按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也〔愚〕〔按〕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畝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夫爲一井則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爲一井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劉執中〕〔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獲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通者皆緣豐稔故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謝疊山〕〔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夫望雨如饑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穉有不穫穧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輔氏〕〔曰〕既無根蟊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

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陳壽翁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豳風之氣象乎愚按此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叶逸織反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劉執中曰曾孫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愚按此詩爲農夫之詞故以此爲農夫相告言曾孫之來省斂與上篇章旨不同也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王介甫曰喜其趨穫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呂東萊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愚按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吳伯豐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卽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爲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爲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爲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李迂仲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詩考曰〕蕭望之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音昧 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問洛水或云兩處曰此只就洛邑言之）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李寶之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孔氏曰〕是蔽膝之衣〔李寶之曰〕合韋爲之故謂之韐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愚按〕韋弁詳見六月常服注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愚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起徒役母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笑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珧音遙璗音蕩璆音求孔氏曰珧蜃甲也黃金謂之璗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陳壽翁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宜王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非當時美之之詩何以別其爲思古歟以君子至止爲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爲使之攝卿士以行軍而因以賞善罰惡稱之何其誕妄而不作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

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輔氏曰〕爲諸侯而使天子見之悅樂如此是宜有譽處矣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爲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輔氏曰〕文章則德之彌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叶祖戈反）之左（上同）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上同）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上同）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卷第十三

內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